

雪夜的怀念

■ 柳海燕

三年前的正月初七，母亲走了。接到噩耗，我难以置信。当我急匆匆赶到家，母亲真的走了……我拉着她粗糙的手，摸着她发白的脸，还有余温。我拼命地摇喊：“妈……妈……”再也没有回应，我失去了这个世界上的至亲。母亲是心梗去世的，十几分钟时间，没有预兆，没有痛苦，就那样闭上双眼，没有给家人留下一点麻烦。都说她积德行善修得好，是安乐的。可是，我不甘心，她还没享过一天福啊！

去年我家真是祸不单行：爱人意外左跟腱断裂，术后还在治疗；公公老病卧床，朝不保夕，年都过得焦头烂额。说好的，忙完了过年，我给您买新衣服，可是还没给您拜年，您就抛下了我们，留给我们无尽的悲痛和遗憾。我知道您一定还有无数牵挂：牵挂着那个有病的儿子，牵挂着您的老伴，牵挂着子女的日子不好过，牵挂着二舅一大家子日子不好过……可是，您走了，带着遗憾！

“捧着一颗心来，不带半根草去”，这句话送给母亲一点都不过分。母亲生在一个大山沟，十二岁丧母，兄弟姐妹五个，从此挑起重担。在娘家，她是持家的一把好手，人人都夸你勤劳孝顺。

父亲年轻时在青海当兵，一表人才，也是当地的进步青年。大队书记牵线做媒，父亲回乡探亲时，母亲就嫁给了父亲。婆家又是一大家子，父亲是长子，孝敬亲，家务农活，母亲一马当先都干。生我后也没坐好月子，后来才有了俩孩子，母亲落下了一身的病。父亲复员退伍后，大队安排在村里开供销合作社，母亲照样里里外外撑起这个家，家里、地里、店里，没日没夜地奔忙，经常熬夜给我们缝制衣服、做鞋子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饿饭是常有的事，都说我



薪火相传

■ 姚晓

转眼之间，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七年了。七年光阴，草木枯荣，岁月流转，可父亲的模样，依旧清晰如初；他的教导与鼓励，依旧温暖着我们，照亮着我们前行的路。

上世纪四十年代初，父亲出生在房县一个偏远山区。由于家庭原因，初中未毕业就辍学了。好在父亲聪明，悟性高，又酷爱学习，深受一位老中医的厚爱，被收为徒弟。在老中医的细心教导下，十六岁的父亲已经具备单独行医的能力。他背着出诊箱，踏遍了老家的山山水水，用心呵护着一方百姓健康。于父亲而言，看病救人从不是份谋生的职业，而是一份热爱，一份初心，一份此生不变的执念。

2002年，父亲从医院退休后，没有选择安享晚年。他心中牵挂着中医的传承，也放不下这份热爱，便来到市区开了一家诊所。诊所稍有起色时，他就将我和妻子从武汉召回他的身边，在日复一日的问诊、把脉、开方之中，将毕生的行医经验、心得传授给我们。他的言传身教，告诉我们何为医者，何为仁心，何为坚守。

父亲一生的座右铭，简简单单，却掷地有声：“人活着，必须要有价值。”这句话贯穿了他的一生。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医药事业，奉献给了千千万万的患者，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都未曾放下手中的脉枕。离世前三十分钟，他依旧坐在诊室里，为患者问诊开方，排忧解难。一生行医，一生向善——这便是我的父亲，平凡，却无比伟大。

父亲离去的这些年，我们从未忘记他的嘱托，从未辜负他的期望。怀着对父亲的思念与敬意，我和妻子齐心协力，将诊所逐渐恢复到了父亲在世时的模样。一屋一诊，一草一木，皆是初心；一言一行，一举一动，皆是传承。承蒙父亲教诲，承蒙时光厚爱：如今，妻子潜心行医，用心看病，以诚待人，获评“十堰身边的好中医”；而曾经并非科班出身的我，也一路努力，一路坚持，不负父亲期许，顺利考取了医师资格证。从此，承父之业，传岐黄之术。

我们知道，父亲从未离开。他留在一方诊室里，留在一剂剂汤药里，留在我们日复一日的行医路上。他教会我们：做人要有价值，行医要有仁心，做事要能坚守。

清明寄相思，薪火永相传。往后余生，我们夫妻定会不忘初心，砥砺前行，传承父亲的医术，延续父亲的仁心，守护一方百姓安康。

家还行，那是父母用勤劳双手换来的。

我们上学了，母亲从不耽误我们学习。“六一”儿童节时，您几次被区里评为“合格母亲”。您说：读书就要有读书的样子，不能三天打鱼，两天晒网。在您的重视下，我求学一路顺利，考上了当时的师范。

我参加工作了，微薄的工资，没有给母亲置办过像样的东西。有了小孩后，母亲还要帮我照看孩子，不计回报。工作奔波多年，无暇顾及母亲。近几年母亲查出许多慢性病，也没彻底医治。现在她突然走了，从她的衣物中发现了几千块钱，有的已发黄，那是逢年过节时我和妹妹给您零用的，您总是不舍得用，总说不给我们添拖累。母亲和父亲养猪、种菜，时时给我们带点肉呀、菜呀什么的。每次来家里，让您们玩玩歇歇，您总急着要回去守家，还说：“各有各的家，各家有各家的家。”

现在，我已到中年，家庭工作相对稳定了，想孝顺时，您已经不在了。每次给母亲上坟，总是天公作美，无雨无风，都说母亲积德行善一辈子，连身后也不给后代任何拖累。真的这样。

今年正月初七是母亲三周年祭日，我们上完坟回家，天突降鹅毛大雪。我静静地走在雪海中，怀想着我的母亲。不知是雪花还是泪花迷蒙着我的双眼，朦胧中仿佛看见茫茫雪原中矮矮的、微胖的母亲朝我微笑，那样慈爱，那样圣洁！我的思念同脚下的雪径渐行渐远……

追思父亲

■ 吴忠富

昨夜梦见父亲了，他关切地望着我，却什么也没说。

醒来，我泪雨滂沱。这半年里，常常会梦见父亲。梦中的父亲好清瘦，有时笑容满面，有时神色平静，与我们一起说笑，侍弄着他那一小院的花。

寂静时，独坐一隅，常常想起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，想起父亲对我们兄妹的疼爱。

父亲不善理财，在家不掌握财政大权，工资每月上交，大小事都是母亲安排。父亲曾夺过一次权，可没到一个月又交给母亲了，从此不再提要权的话。他每天慢悠悠地喝点酒，很滋润的样子。有时也给母亲倒一小杯，边喝边聊。母亲生气时，父亲也是用这种方式哄母亲，与母亲和解。我和哥哥姐姐很喜欢父亲掌权的日子，因为那时饭菜总是很好。

父亲性情温和，极少打骂我们。我本兄妹八个，大哥二哥未满一岁就夭折了，父亲那时便生出了许多白发，所以对小哥和我更加疼爱。记忆中有有一次小哥犯了严重的错，父亲十分生气，狠狠打了小哥一顿。事后父亲常说小哥太倔，打时不知跑。而我就不同，一旦惹父亲生气了赶紧跑出去，等到吃饭时，父亲就到外喊我回家。

父亲对我们兄妹六人十分疼爱。记得当年天气特别热时，晚上家家户户把床搬到门外睡，父亲给我们涂上满身的爽身粉，摇着大蒲扇，驱赶着蚊子，直到我们沉沉地睡去。我快中考时，心情很烦，母亲做好的饭，我经常不吃，惹得母亲很生气。这时，父亲就下厨房做饺子、烙饼、手擀面给我吃，还挤着眼睛、努着嘴，示意母亲出门回避一下。

上高中后，离开家也远了，我一个月才回家一次。每次回家，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着，父亲笑着喊

我到柜子前，拿出苹果、桃子、花生、糖块之类的东西，叫我吃，还告诉我谁与谁结婚了，哪个亲戚朋友来看他了，小贩路过家门，他是如何挑选东西的，等等，满脸得意的样子。我知道，母亲每月给父亲早餐、喝酒的钱并不多，他买东西又不喜欢与人讲价，那些东西都是他节省下来留给我的。

每年冬季，市场上开始卖牛羊肉时，父亲就把牛羊脚、杂碎之类买回家，做成各种美味的火锅，叫来朋友和同事，围着火锅热气腾腾地吃。

在我与哥哥姐姐们都上班后，我们的一些朋友同事也喜欢吃父亲做的火锅。父亲做好后，让我们邀请他们来，父亲与他们边吃边喝边聊，像朋友一般，欢声笑语随着腾腾的热气，夹杂着阵阵肉香，弥漫着整个屋子。这些食物虽很便宜，做起来却极麻烦，父亲戴着老花眼镜，拿着小尖刀给牛羊脚剔毛的情形仿佛就在眼前，可我再也吃不上父亲做的火锅了！

2012年，父亲病重的那段日子恰逢我工作变动，父亲很为我骄傲，每次回家，总说自己不要紧，有母亲照顾就行了，要我安心工作。粗心的我竟信以为真！直到2015年父亲弥留之际，我从房县听课会场匆匆赶回，也没能见上他最后一面。母亲说，父亲临终前一天还在问我明天会不会回来。知道时日不多的父亲是多么想看看我们啊！母亲说，父亲最后一段日子，身体十分疼痛，他总是忍着，怕我们看了心里难受。父亲认为止痛的药太贵，总是受不了才吃极少量的药，常常痛得汗水湿透衣服和被褥。听了母亲的诉说，我忍不住失声痛哭。父亲，我们有愧呀！

父亲去世十一年了，可我依然觉得他与我们在一起。每次走在大街上，看到与父亲年龄相仿的老人，我都觉得特别亲切。每次逛商店，看到适合父亲穿的衣服，我就忍不住地想，父亲穿着一定很好。每次回家看望母亲，一家人围桌吃饭，看见父亲常坐的位子空着，心中悄然涌出悲情，泪水溢满眼眶。父亲啊，我们该如何弥补对您的亏欠呢？

